

请启功题字

刘心武

收到一篇来稿，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读后未觉达标，便退稿，没曾想王蒙的小说没多就在《人民文学》刊出，题目调整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轰动了全国，后来更成为文学史上必读、大学课堂上必讲的里程碑作品。韩宗燕女承父业后，父亲就总以此事告诫她，做编辑一定要突破“既定标准”，对“不规范”而“眼生”的文字格外重视，否则必有遗珠之恨。那时周汝昌先生从《团结报》上看到我《红楼边角》的短文，竟大为赞赏，除著文公开表扬，还开始跟我通信，我走上研红之路，正是周先生引领。而另一位学者张中行，红学虽非他主业，也涉猎不浅，看过我的《红楼边角》，竟表示愿与我面谈，韩宗燕便出面约我与中行先生在北海仿膳小酌闲聊。

跑题了吗？没跑。我和中行先生闲聊中，报出心中郁闷，就是家乡人想请启功先生题字，而我竟无能为力。中行先生就笑：“你怎么不早说？请他题字，求我就好！”我喜出望外：“真的？启功先生不是声明，他再不题字了吗？”中行先生就说：“声明有效！不过偶有例外。我让他题，他必定题！”我端起酒杯敬他，自己一饮而尽。

与行畅饮后，我立即与安岳方面联系，他们说还是联络不到启功先生，我就告诉他们我有线索了，他们欣喜若狂，我说一旦得到启功先生墨宝，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双手奉献亲爱的故乡。

那时行公的忘年交靳飞也跟我交往，他和日本波多野真矢喜结良缘，波多野真矢祖父波多野乾一著有中国京剧史，她不仅一口京片子，还把中国昆曲、京剧剧本翻译成日本，自己也能登台演唱，他们在东四宾馆完全按中国传统形式办婚事，新娘子乘花轿到场，靳飞长袍马褂，来宾里三联书店范用也穿长衫，我近前祝贺，靳飞笑问我愿不愿穿长衫？新娘子说我穿长衫再围大围巾会“非常来劲儿”，打趣中，瘦高的行公到了，是主婚的，他呢，却是一身西服革履，斜戴顶猩红的法兰西帽，笑嘻嘻跟我握手，问：“还认得出吗？”呀！这才看出，他拉双眼皮了！那时他已逾八十，竟风流倜傥宛若翩翩少年。婚宴中我赋空问行公，启功先生真能题写那四个字吗？他告诉我：“启功慢性子，不过，慢工可是出细活呀！”我就心想，究竟得等到多咋，才能让故乡引颈以待的人士笑逐颜开呢？

没想到只过数日，靳飞飘然而至，说行公让他给我送启功墨宝来了！“安岳宾馆”四个字和签名一望就是启功独有的风格。靳飞也是来道别，他要跟媳妇去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实事。送走靳飞，我立马给安岳方面打电话，他们有仍在京城的，说当天就来取墨宝。傍晚故乡的人士到了，往我单元里搬进三箱十八瓶茅台酒，说两箱是给启功的酬谢，一箱是赏赐我的，我把墨宝交付他们，告诉他们三箱美酒都送应给启功先生。但是我并不知道启功先生住在哪里，可如何转交？只好致电尚未动身的靳飞，他正好跟行公在一起，转达行公的话：“启功不会喝酒，给他干什么？都给我搬来，我留着喝！”靳飞后来果然来把三箱酒搬去交付了行公，行公则让他送来签名盖章的赠书《负喧琐语》《禅外说禅》，于我是茅台酒不可相比的珍品。靳飞就告诉我，行公与启功非一般交情，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相濡以沫，如今生正逢时，更嘤鸣相应，若非行公代我求字，那是哪怕天皇老子去求，启功也是懒得搭理的啊。

说了归齐，我直到启功先生2005年九十三岁驾鹤西去，仍未见到过他。这篇文章题目中的主角竟无从亮相。但文中的流年碎影，读来或可破闷。读者诸君都可从网络上查到安岳宾馆的照片，那嵌在楼墙上的启功题字，确实是我亲手递交给故乡的呀。

2017年元旦 温榆斋

这个题目有问题。但又确实该是这么个题目。怎么回事？听我絮絮道来。

我虽然出生在成都，祖籍却是四川省安岳县。安岳这个地方知名度不高。一位同乡夸张地说，历史上安岳属于“兵家必争之地”，烽烟在远处，那里还很安静，却已改朝换代，大局定鼎，新政权派人去接收就是。前些年有人问我究竟祖籍哪里，怕说安岳他耳生，就说是内江，但近年来同乡告知我，安岳已不再属于内江，改辖资阳，一处地方行政归属变来变去，可见总归舞台上的配角。有人问我是否回过祖籍，四十多年前回过，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城理发店理发，大热天，没有电扇，理发师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踩动座椅下的机关，那机关以绳索滑轮牵动，将座椅背后墙面上用十几把蒲扇缝在一起构成的巨扇，于张合之中，形成习习凉风。这情形我至少跟两位影视导演讲过，都说绝妙，大可摄入剧中，但至今也还没见他们采用。改革开放以后，安岳随全国一起进步，有从意大利归来的安岳人，先引进了西里里柠檬，后来又培植出从美国引进的尤力克品种，所产柠檬品质超越原产地，如今安岳已是知名的柠檬之乡，有一天在超市听一顾客问售货员：“这柠檬肯定是安岳的吗？”回答：“那当然。”我就忍不住插嘴：“我家乡的。比进口的还好。”

二十几年前的一天，忽然有安岳县政府的人士来北京找到我家，老乡见老乡，虽没泪汪汪，确也热中肠。我同家乡变化，他们细说端详。最后告诉我，县里要盖第一个宾馆，想请北京的书法家启功题写“安岳宾馆”四个字，他们觉得，我笃定能够见启功，为家乡实现这一心愿。我令他们深深失望了。我坦言与启功先生并无交往，而且就我所知，启功八十满寿前宣布不再为人题字，虽然我亟欲为家乡效劳，但此事真真爱莫能助。

家乡人是一盆火，去是一桶冰。但生活还要继续，我在强烈的内疚煎熬下，依然写作。那时我开始把自己阅读思考《红楼梦》的心得，写成一些短文，投给杂志和报纸副刊，《大观园的帐幔帘子》一文被某杂志退回，又投到《团结报》副刊一试，没想到编辑韩宗燕不仅容纳，还约我开一个《红楼边角》的专栏，给我从“边角”入手阐释《红楼梦》的机会。韩宗燕到我老家，我同她怎么会容纳别处的退稿，她就告诉我，她父亲，曾是天津《新港》杂志的编辑，有一天

希腊在欧盟大家庭中，像一个年迈的老人，步履蹒跚，但饱经沧桑，谁都不能无视她骨子里的骄傲，因为她是欧洲文明的发源之地。

我和朋友相约赴希腊之行，古老的爱琴文明成为巨大的诱惑。爱琴文明是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合称。为此，我们特意在旅游行程上安排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遗址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遗址。没想到的是，还没到克里特岛，就与米诺斯文明相遇了。

看过雅典卫城，凌晨便乘游轮前往旅游热点圣托里尼岛。游轮在爱琴海上要航行8个小时，并不觉得枯燥乏味。记得那天，我往微信群里发照片时写道：“读欧洲文明史时，知道了爱琴海。在电影《西西公主》中看到了爱琴海。曾惊叹，多么蓝的海水！以为有电影的色彩加工。如今已在爱琴海上游弋，确实沉醉在湛蓝色的怀抱中了！”

下午登上圣托里尼岛，入驻酒店后，驱车直奔岛的一端伊亚小镇，观看日落。据说，这里可以看到欧洲最美的日落。在海边高地的街巷中行走，夕阳西下，狭窄的崖壁斜坡上人头攒动，成千上万的旅客举着相机在这里频频快门，半个岛抹上了一层橘黄色的光。

第二天早上，登制高点观看全岛面貌。感觉除了一片片房屋群落外，整体比较荒凉。10月的岛上，绿色的季节已经过去，土地多裸露黑褐色。月牙形的圣托里尼岛古名叫锡拉岛，面积

《欧行日记》与现代作家的欧洲游记

吴晓东

20世纪30年代比较集中出现的中国作家的外国行纪和域外见闻，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作家走出国门之后的域外眼光和世界想象。与世纪之交外交官为代表的外国行纪相比较，30年代中国作家的域外叙述和世界想象已经祛除了猎奇式的心理，显得更为从容不迫，在文化想象中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文化整体观，当然其中也难免走马观花的粗疏与浅尝辄止的浮泛。

集集中在法国巴黎，除了在国立图书馆的“钞本阅览室”查阅中国明清小说之外，郑振铎的巴黎之旅堪称是一次博物馆之旅。在6月25日的日记中，郑振铎写下了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朗香博物馆的心情：“这是在法国第一次参观的博物馆。其中所陈列的图画与雕刻，都很使我醉心；有几件是久已闻名与见到它的影片的。我不想自己乃在这里见到它们的原物，乃与画家，雕刻家的作品，面对面的站着，细细的赏鉴它们。我虽不是一位画家，雕刻家，然而也很愉悦的陈列到眼中来，如初入宝山，不知要取那一件东西好。”

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博物馆既有民族志特点，可以集中展示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与习俗，乃至民族性格，同时由于殖民掠夺的历史，欧洲博物馆也汇集了大量世界文化和艺术遗产。郑振铎在8月21日参观的就是巴黎的人种志博物馆：“那里有无数的人类的遗物，自古代至现代，自野蛮人至文明人，都很有次序排列着；那里有无数古代遗址的模型，最野蛮人的生活的状况，最文明人的日用品和他们的衣冠制度；我们可以不必出巴黎一步而见到整个世界的奇异的东与人物。”郑振铎在《欧行日记》中着力展示给读者的，正是对“整个世界”的新奇之感。

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记录，占据了

郑振铎的《欧行日记》尽管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欧洲游历，却内含着更为自觉的游记书写意识。1934年8月，郑振铎从北平赴上海，见赵家璧。此前，赵家璧曾给巴金写信，请巴金代约郑振铎为《良友文学丛书》写稿，这次沪上之行，郑振铎就把1927年赴欧洲游学部分日记整理成册交给赵家璧，是为《欧行日记》。郑振铎的欧游起因于“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屠杀，郑振铎与胡愈之、周予同等七人联名写了一封给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公开发表之后，引起当局震怒，在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七人也无疑面临险境。郑振铎的岳父——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力促郑振铎出国避险。5月21日，郑振铎登上法国“阿托士”号邮轮，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欧洲游学。其间差不多每天都记日记，有些遗憾的是所出版的《欧行日记》只收入三个月零十天的时间，起于登上“阿托士”号邮轮的1927年5月21日，终于1927年8月31日。其他一年多的欧游日记，则因后来屡屡迁居而遗失了。

《欧行日记》中有两个多月的日记



笔会

爱琴海之一
(国画)
杨正新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圣托里尼探古

邢小群

入住后第二天，才在酒店的中文简介中发现本岛有两个博物馆，不在旅游线路中。我们要求参观。导游说，一个博物馆在费拉镇上，步行可达，自己购票参观。另一个遗址博物馆比较远，有半小时车程。如果租车，每人需另付20欧元。大家对遗址博物馆的内容没底，怕花冤枉钱。意见不统一。郑也夫说，先看近处这一个再说。门票6欧元。持欧盟国家护照的65岁以上老人可半价。持中国护照的老人不能享受半价。

走进博物馆一看，我惊呆了！这么小的岛，居然有档次这么高的展品！原来，这是本岛出土文物的专题展出，大量陶器，壁画，印章，铜器，还有一个金制的小羊，都是公元前1700年的文物。原来，锡拉岛与克里特岛隔海相望，当初已经成为克里特文明的一部分。这里的精美的壁画和金器，足见当时文明开化的程度。它比中国安阳发现的商代殷墟遗址早好几百年！再看博物馆里的遗址沙盘，我们预感阿克罗蒂里遗址可能更精彩。

不能犹豫了。十一点钟，登车前往本岛另一端的阿克罗蒂里考古遗址现场博物馆。路上看到很多火山石，也有不少小教堂。车行约20分钟，来到阿克罗蒂里遗址，门票12欧元。欧盟老人半价优惠还是享受不上。

进去一看，展厅足有几千平方米，令人震撼。阿克罗蒂里考古现场的展示如同陕西临潼的兵马俑，虽然比兵马俑遗址馆小一些，但时间比兵马俑早了1500年。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火山灰下挖掘出来的古代城市。当时已经用较大的石块修建二、三层楼房，有石砌的道路，也有完备的下水道。有公众设施，也有私人居室。小房间中放有盛水和粮食的陶器，还有铜器和瓶罐器皿，分明是小小厨房。遗址用残片复原的壁画，反映了当时锡拉岛上日常的生活图景：藏红花生动绚丽的色彩；与大海相关的飞禽、海豚；正在击拳的少年；一个带着装饰品和拳套的孩子与一个不带任何饰品的孩子，显示着身份的不同。这些壁画和我们后来看到的米诺斯文明代表性建

筑——克诺索斯宫壁画的风格相同。从文明的立意看，这个遗址，已有城镇的规模，有了铁器、铜器甚至金器等金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了相当水平。但遗址没挖出人类遗骨，可能是人们看到火山爆发前兆，已经安全撤离。公元前1600多年，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火山爆发使锡拉岛遭受灭顶之灾，一部分沉入海中，幸存的陆地全被火山灰掩埋。

1967年开始对这里的阿克罗蒂里进行考古发掘，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有人把这里比喻为另一个庞贝。其实，意大利的庞贝是公元79年被突然爆发的维苏威火山吞没的，虽然保留的景观更让人震撼，时间却比这里晚了1700多年。

我们和旅行社的领队谈起，圣托里尼岛的旅游线路为何不安排这两个博物馆？她说，年轻人不感兴趣。我反问，外国人为什么不远万里到中国看兵马俑？领队无语，也无解。两个博物馆互补，展示了本岛出土地的重要史迹。原来以圣托里尼岛只是一个感受情调的唯美景观，不曾想历史内含分量如此之重。中国赴希腊的常规旅游线路一般只安排圣托里尼岛，不安排克里特岛。这我很理解，探访欧洲文明的源头，毕竟不是多数旅行者的兴趣所在。但到了圣托里尼岛，一个感受克里特文明机会已经近在咫尺，如果还与它失之交臂，岂不太可惜了！

傍晚乘快船前往克里特岛，两小时后抵达。

各个作家欧游纪行的大量篇幅。邓以蛰在《西班牙游记》弁言中说：“《西班牙游记》是我于一九三三——三四年间游欧洲的笔记。本来，所想写的预备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写各地之所见，一部分记各博物馆中重要之艺术。”也把博物馆中的艺术设计成欧洲游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刘海粟的《欧游随笔》，其中关于欧洲艺术的介绍就更成为游记的主要内容。

1929年到1931年，刘海粟游历欧洲，“兴之所至，辄将所见所闻，信笔漫记”，于是有《欧洲随笔》一书。虽然作者称“信笔漫记”，但由于作者美术家的身份，关于欧洲博物馆、美术馆和欧洲建筑的集中叙述自是该书主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参观的与建筑和艺术主题相关的计有巴黎圣母院、莫奈画院、写实派大师库贝尔纪念馆、一九二九年春季沙龙、嘉尔文石像、日内瓦美术与历史博物院、布尔德的艺术、野兽派、马蒂斯、一九二九年秋季沙龙、凡尔赛宫、西班牙名作展与日本现代画展、圣彼得梵里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教皇宫、罗马西斯廷的壁画、波尔盖世画廊、圣保罗大教堂等等。章衣萍在为《欧游随笔》一书作序言时说：“我们觉得艺术是文化中的光与热。绘画与雕刻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表现。我国数千年以来，艺人辈出，唐宋灿烂的余风，在如今已渺远而不可追攀了。近代艺术界的堕落，令人叹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萎靡到了极点。许多留学生都艳羨西洋的物质文明的灿烂，研究艺术的人，更是‘寥寥可数’了。我们如何能使中国的文艺复兴，使我们的民族也大放光明于世界呢？那些在外国吃牛肉和以学术为敲门砖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是那些以学术为生命，以研究学术为毕生事业的少数的人们。”在章衣萍看来，刘海粟即隶属于这“少数的人们”。

但是除了刘海粟这种专业人士，欧行作家们对自己游历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免不了有些走马观花式的印象速写。如果在欧洲城市不曾留学或者常住，只是做旅游式的观光，一般都会渲染名胜古迹和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美术馆。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也是如此，序中朱自清写道：“这本小书是二十一年五月六月的游踪。这两个月走了五国，十二个地方。巴黎待了三礼拜，柏林两礼拜，别处没有待过三天以上；不用说都只是走马看花罢了。其中佛罗伦司，罗马两处，因为赶船，慌张张，多半坐在美国通公司的大汽车里看的。大汽车转弯抹角，绕得我昏头昏脑，辨不出方向；虽然晚上可以回旅馆细细查看地图，但已经隔了一层，不像自己慢慢摸索或跟着朋友们走那么亲切有味了。游卑（即庞贝——引按）故城也是匆匆里让一个俗透了的引导人领着胡乱走了一下午。巴黎看得比较细，一来日子多，二来朋友多；但是卢佛宫去了三回，还只看了一角。”虽然作者在观光前后也做了功课，查阅了些资料，但想必有些资料都是观光指南式的，如《欧游杂记》序中所写：“我所依靠的不过克罗凯特（Crockett）夫妇合著的《袖珍欧洲指南》，瓦德洛克书铺（Ward, Lock & Co.）的《巴黎指南》，德莱司登的官印指南三种。此外在记述时也用到了雷那西的美术史（Reinach, A' pollo）和何姆司的《艺术规范》（C.J.Holmes; A Grammar of the Arts）做参考。”而到了《伦敦杂记》，情况就好了一些，因为朱自清在伦敦住了七个月，时间充裕得多，笔下的风物就细腻多了，既叙述了伦敦人的生活方式，也摹写了英国人的生活态度。这种风物志的写法也构成了30年代欧洲行纪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相对说来，刘思慕的《欧游漫忆》在风景描述的同时更为关注于国际问题与社会问题。王瑶在《刘思慕（小默）（野菊集）序》中说：“他写的游记无论欧洲或日本，都属于异域风光，文中也不乏景物风貌的速写或勾勒，但这并不是它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时代风云笼罩下的社会风貌，是风俗画而不仅是风景画。”这种风俗画的风格也是朱自清所追求的，为此他在行文上力图避免“我”的人称代词的现出，也是追求客观化呈现域外风物的写作态度的体现。相比之下，王统照的《欧游散记》则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社会的各个阶层，笔下写到了“失业者”、“厨子”、“工人与建筑师”、“乡人”、“渔民”……在辉煌壮丽的博物馆文化之外，呈现给读者更丰富平凡的欧洲社会风貌。

20世纪30年代比较集中出现的中国作家的外国行纪和域外见闻，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作家走出国门之后的域外眼光和世界想象。与世纪之交外交官为代表的外国行纪相比较，30年代中国作家的域外叙述和世界想象已经祛除了猎奇式的心理，显得更为从容不迫，在文化想象中也有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文化整体观，当然其中也难免走马观花的粗疏与浅尝辄止的浮泛。